

文天祥兄弟的忠与孝

文天祥在家中排行老大,底下有三个弟弟,大弟文璧,二弟文震,三弟文璋。公元1256年,文天祥和文璧两兄弟去临安参加省试。兄弟两人都榜上有名;但是五月初八的集贤殿殿试,参加的只有文天祥,文璧却不见踪影。

因为父亲生病了,弟弟文璧觉得,哥哥你读书比我好,那你去参加殿试,我留下来照顾父亲。

文天祥也不负父弟所望,一举中了状元。

1275年,元军逼近临安,文天祥奉诏在赣州起兵勤王,奏请以文璧为助手。宋元战争初期,两人共渡艰难,互相支持。

文璧全力支持兄长抗元,为其分担忧患,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责任。

1278年三月,文天祥驻军海滨之船澳,母亲病亡,文璧从惠州赶来哭殓,与三弟文璋、二妹文淑孙扶母亲灵柩回惠州。十二月,文天祥在海丰五岭坡被元兵俘获。而在文天祥被俘早些时候,元军猛攻其驻守的惠州,文璧开城投降,带民归顺了元朝。

没有人知道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到底说了什么。到底是文璧执意投降,还是文天祥劝说了文璧投降?

从历史留下的证据看,至少

文天祥对这事是默许的。他有一首写给弟弟的诗《寄惠州弟》:“五十年兄弟,一朝生别离。雁行长已矣,马足远何知?葬骨知无地,论心更有谁?亲丧君自尽,犹子是吾儿。”言语之中,就是希望弟弟你,替我尽孝,完成家族使命,不至绝后。

文璧也确实做到了这些事。竭力照顾兄弟姐妹们及家属的生活。设法买回被元朝没收的祖传老屋,建立家庙,祭祀历代祖先,并为断后的祖宗立嗣。总之,文璧竭其所能,尽力而为,弥补文天祥因不能做到忠孝两全而留下的遗憾。而文家三弟文璋,则走向了与两位兄长完全不同的道路,他隐居避世,终生不仕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布鲁是陈泊的化名(布鲁是马来语“螺丝钉”的译音),陈泊原名卢茂焯,1909年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(今海南琼海),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长期在广东海南和东南亚一带从事地下斗争工作。

1942年年初,庆阳县的保卫科捉到一名从国民党统治区过来的可疑人员,此人名叫祁三益,是国民党“汉中军统特务训练班”的教员,陈泊从他口中了解到,“汉中特务培训班”是戴笠针对延安边区而设立的,毕业的学员大多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渗入延安边区。

“五一”劳动节这天,延安的各单位团体要聚集在南关操场举行庆祝大会。大会那天,陈泊等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,故意拖慢人群的入场速度,让躲在一旁的祁三益不动声色地辨认,并记住可疑人员的所在单位。

入场结束后,祁三益共指认出了一组24人。大会结束,陈泊立即布置抓捕。祁三益即被捕,尚未落网的潜伏人员,陈泊连夜突审。几天内,保安处共抓获了潜伏在延安和边区其他县的军统特务56人,一举捣毁了戴笠精心布局的特务情报网。

陈泊:延安的「福尔摩斯」

该案发后轰动延安,毛泽东听闻后赞叹道:“这个布鲁,真是我们延安的‘福尔摩斯’……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人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。”

1943年6月,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“田守尧”抵达延安,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招待所,准备几天后接受毛泽东的召见。

陈泊查阅中央领导的活动安排表时,发现“田守尧”的材料上有很大的疑点,陈泊感觉有些蹊跷。

经过两天两夜的调查,陈泊了解到,真正的田守尧本是从山东出海赴延安,不料船行至渤海连云港时突遭巡逻日军的袭击,不幸牺牲,而当时因交通和情报条件所限,延安尚未得到田守尧牺牲的消息。陈泊随即

逮捕了这位假冒的田旅长,经审查得知:对方是国民党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。

原来,国民党军统特务获悉被袭船上的八路军旅长田守尧牺牲后,就利用消息闭塞,精心策划了潜入延安的计划,企图刺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。

摘自《海南日报》

白居易原来很好色

白居易总是悲天悯人,一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样子,还写下了《琵琶行》同情女子的诗,谁晓得走出了诗歌,他竟是无行文人。

樊素和小蛮都是白居易的家伎。姬人樊素善歌,妓人小蛮善舞,她们俩出名,皆因白居易曾经写过著名的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。”其实,白居易当时任刑部侍郎,官正四品,按规定只能蓄女乐三人,但他的家伎除了樊素、小蛮和春草以外,专管吹拉弹唱的家伎就有上百人,还

写了一首诗说,“菱角执笙簧,谷儿抹琵琶。红销信手舞,紫绡随意歌。”家伎既要充当侍妾,要充当歌女舞女,又要充当丫环,而且事关社交。她们的数量、质量、伎艺往往还是主人的地位尊严、经济实力、人品高雅的一种体现。白居易忍不住四处炫耀他的美女们。更讨人嫌的是,白居易的《追欢偶作》中写道:“十载春啼变莺舌,三嫌老丑换蛾眉。”我家里养的家伎,每过三年多,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,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,经常换新鲜货色,十年间换了三次了。公然以此自炫。 据人民网

韩愈很爱哭

中国古代文人,有不少关于“哭”的轶事。

韩愈是爱哭的。方勺在《泊宅编》统计,“韩退之多悲,诗三百六十,言哭泣者三十首。”据说,有一次和朋友登华山,因“攀缘极峻,而不能下”,上去了却下不来,韩愈则“发狂恸哭”。在给张彻的信中,韩愈也谈到这次“哭泣”:“洛邑得休告,华山穷绝径。倚岩眺海浪,引袖拂天星……悔狂已咋指,垂诚仍铭。”

据《北京日报》



三益共指认出了一组24人。大会结束,陈泊立即布置抓捕。祁三益即被捕,尚未落网的潜伏人员,陈泊

孔子的木屐被盜

公元前489年,孔子已周游列国九十年头,游说过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六国君臣,劝其推行仁政,救民于水火,拯世于分崩。但都是对牛弹琴,不是被嘲笑婉拒,就是被嫉妒陷害。正兀自叹喟“吾道不行”,却受到楚昭王的聘请,孔子决定立即前往,投宿于蔡国客舍。

这下,可吓坏了孔子刚刚游说过的陈、蔡两国的大夫们。他们反对过孔子的政治主张,于是在一起商量道:“楚国乃当今大国,陈蔡两国都得听命于楚,现在楚王来聘请孔子,孔子一旦在楚国执政,我们两国的大夫危矣!”

按当时习俗,鞋履不能穿入室内,孔子只能把它放在门口,没想到第二天起来,木屐少了一只。偷鞋只偷一只,其意不在窃物,而在给孔子难看和警告,但这种小把戏,吓不倒孔子倡行仁政的决心和步伐,孔子带领弟子们大义凛然地继续跋涉前行了。

据环球读者百家号



塔齐布

塔齐布突围

咸丰四年,曾国藩率湘军,手下将领塔齐布领一军由陆路攻往湖北通城、崇阳。塔齐布率兵到达崇阳时,却陷入了一小支太平军的埋伏,被围困在一个小山坳中。按照原来的计划,贵州道员胡林翼会在三天后率兵前来接应。

虽然被困,士兵们却一点都不担忧,他们带的粮草足够应付三天,在待命时,有些士兵甚至干脆躺下来睡起了大觉。塔齐布下达命令,让士兵们操练起来,积极备战,与此同时,也让大家想办法找到更多的食物和水源。

塔齐布的一名心腹却不解地问:“你不信任胡林翼大人吗?”塔齐布回答:“不,作为相互配合的同盟,我很信任他。”“那你为啥还要备粮备战呢?”心腹接着问,“我们就等着三天后,胡大人率兵前来营救就行了呀。”塔齐布笑着摇了摇头,没有再答言。

然而,一直等到第五天,依然没有胡林翼率兵赶来的消息。由于塔齐布提前做好准备了,粮草没有出现危机,第六天,胡林翼才带兵前来,塔齐布率兵开始突围,里应外合之下,很快就攻破了太平军的围堵,顺利占领了崇阳。

本以为塔齐布会指责胡林翼的“失信”,在听胡林翼解释了晚来的原因后,塔齐布只是轻轻一笑。这时,塔齐布的手下恍然大悟地说:“原来大人早知道胡林翼会失信。”塔齐布摆摆手说:“这并不怪胡林翼失信,只是战场上局势复杂多变,随时会有难以预料的意外发生。所以,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,如此,既不会耽误事情,也会对他人的‘失信’抱以充分的理解。”手下听完,连连点头,敬佩不已。 据《智慧》

张仲景巧开忘忧药方

东汉时期,南阳有个七十多岁的名医沈槐,膝下无儿无女。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沈槐心里发愁,他不甘心自己的好医术就这样后继无人。

沈槐整日愁眉不展,最后竟身染重病。

邻居同情沈槐的境遇,就请名医张仲景前来看病。张仲景本来和沈槐就有交往,得知老友身染沉疴,二话没说,背起药箱就来到沈槐的住处。

经过一番诊断后,张仲景开

出了方子:粳米、小豆、麦、大豆、黄黍各一斤,煮熟后搓成团,外用朱砂涂上,一顿吃完。

病中的沈槐接过药方,不觉大笑:“我行医五十多年,这样的药方还是第一次见到!”待张仲景走后,他并没有按照张仲景的嘱咐吃下这副药,而是请邻居将方子做成了丸药,挂在床前。此后,每次有人来探望,沈槐就指着药丸大笑:“你看,这就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呢!你见过五谷杂粮能治病吗?真是天大的笑话!”

沈槐只顾着笑话张仲景,竟把无人继承自己衣钵的事儿彻底忘了。就这样,大半年后,他的病却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。

听说沈槐身体康复,张仲景前去探望。看着满面红光的沈槐,张仲景意味深长地说:“医者,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也是。先生虽无子女,吾等晚辈不也是您的子女吗?先生哀从何来?”

张仲景的一席话,让沈槐恍然大悟:“张先生果然是名医呀,原来,你给我开的是一剂忘忧药,这才是真正的对症下药啊!” 摘自《山东青年》

杨绛和费孝通是振华女中(现苏州10中)同学,女中本来只招女生,但费孝通的母亲与振华女中校长是朋友,怕费孝通升入

费孝通是个老实男孩。看晚年的费老照片,总是乐呵呵的,像弥勒佛那般慈祥。)那是1923年,杨绛11岁,在这位当时的小姑娘看来,费孝通呆头呆脑的,不会玩游戏,杨绛与他玩过几回后就没劲了。吴学昭写道,阿季(杨绛本名杨季康)用树枝在沙地上给费孝通画过一个丑像:胖嘟嘟,嘴巴老张着闭不拢。并使劲问费孝通:这是谁?这是谁?费孝通只憨笑,不做声。我们现在可以想象,或许那时候费孝通对美丽的小姑娘杨绛就有某种感觉了。

9年后,杨绛与同学结伴北上,出了北平火车站,看到有个人探头探脑的,原来是费孝通。他已经第三次接站,前两次扑了空。从远在郊区的燕京大学(今北京大学校园所在)进城接

站,而且连续三次,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当年,是很不容易的。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是很重同乡情谊的厚道人,当然,也许与所接的人中有杨绛有关。不久后,杨绛与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校园偶然见面,没想到这次见面注定了终身姻缘。

杨绛与钱钟书恋上后,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:“我有男朋友了。”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,找到杨绛“吵架”。费孝通的理由是,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朋友,因为他们从少年时就认识了。最后两人达成的“协议”是只做普通朋友。很多年后,费孝通对记者说,他的初恋女友是杨绛。考究起来,费老这话其实并没错。他真的喜欢过杨绛,不过只是一厢情愿的喜欢。

钱钟书过世后,费老曾上门看望杨绛。杨绛送他下楼,语带双关地说,楼这么高,今后你就“知难而退”吧。也许,杨绛是费老心中永远的梦想,即使年至耄耋,此情不渝。 据《新华日报》

费孝通曾单恋杨绛

沈括落井下石

和害处,气得王安石骂他:“沈括小人,不可亲近。”

沈括在我国科学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的《梦溪笔谈》,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为“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”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”。但他的为人处世,实在乏善可陈。

王安石进行变法运动时,沈括积极参与,并且深得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,担任过不少重要官职。然而,变法运动失败后,王安石被罢免相位,沈括马上上书力陈新法的弊端

沈括曾经是苏轼的好友,而且非常喜欢苏轼的诗词。然而,苏轼因为“乌台诗案”被捕下狱后,沈括马上站出来批判苏轼。他以苏轼当年送给自己的诗为证据,说苏轼在诗中诽谤朝政,讽刺皇帝。

尽管沈括在科学上卓有建树,但这种落井下石、忘恩负义、不讲道德的作派,成为他人一生中一大污点,也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 据《解放军报》